



# 當音樂白癡遇見音樂大師

林秀玲

從小音感奇差的我，老是搞不懂一拍有多長、半拍有多短，更分不清楚那高高低低的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。一直到現在，年近四十的我，打拍子還得偷瞄別人的手，一開一闔小心謹慎地跟著，生恐突發”奇響”招惹異樣的目光。我想，如果用樂理來測驗智商，我準是「IQ 零蛋」的音樂白癡。

儘管如此，年少的我還是喜歡哼哼唱唱，從「兩隻老虎」到「往事只能回味」，唱得挺自得其樂。如果不是高一時參加了救國團的營隊，你可能還有福聽我「引吭高歌」。在”反共抗俄”的年代，軍歌比賽是營隊的重頭戲，唱軍歌就要嘹亮才顯得雄壯，正當我賣力扯開嗓門，想為小隊爭光的同時，輔導員走到我身邊，丟下一句話：「你不要唱了！」就這麼一句簡潔有力的話，殺死了我所有的音樂細胞。從此，連國歌都不敢唱出聲來。

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，音樂白癡和大師第一次相遇在盲校。在多重障礙班裡有不少是全盲伴隨自閉、全盲伴隨智能不足的孩子。為了指導他們生活自理，我整整花了一個學期才教會他們扣鈕釦，但是對音樂他們卻有著極高的天份。有個孩子只要坐在風

琴前就無師自通流暢地彈奏「小星星」「太湖船」；有個孩子聽到熟悉的前奏就如魚得水高興地搖擺身體，還用他的小手在老師的大手上打著拍子。看著他們專注的神情，我想音樂是他們最容易接收的語言，透過音樂來教學或許能啓發他們的潛能。然而「音盲」的我，除了藉助錄音帶，也只能日復一日，單調乏味地教他們分辨大小、比較長短……。

所幸，新的學期來了一位音樂老師，學校安排他帶音樂治療。我們幾位老師帶著孩子配合音樂老師的大鼓活動，鼓聲快就快快跑，鼓聲慢要慢慢走，鼓聲停大夥跟著停，敲兩下全體躺下，敲一下馬上起來。安安在裡面玩得很盡興，還不時咯咯地笑，只是躺下去以後，他就想多躺一會兒，沒有跟著鼓聲站起來。心急的主管見狀，走了過去，一邊用腳踢安安，一邊催促著他起來。主管這一踢，踢碎了我對音樂治療的寄望，也把我對他的敬意踢到九霄雲外。不久，我揮別了大師，離開了盲校。

爾後，從事啓智教育陸續遇到幾位大師級人物。音樂好似有無邊的魔力，能安撫他們躁動易怒的情緒，而他們絕佳的音感

也常叫人嘆為觀止。音樂帶給他們快樂、豐富他們的學習，我卻沒有能力帶給他們音樂。有一回，在學園看到「自閉症音樂治療」的招生海報，鼓勵家長報名之餘，我也徵得主辦單位的同意讓我「旁聽」。每個禮拜六下午家長帶著他們的寶貝準時報到，兩位音樂老師，一位彈著鋼琴，一位帶著活動。自閉症孩子固執性強，不善於模仿，家長或拉、或拖、或抱著他們才勉強”起舞”。慢慢地，孩子熟悉了場地、熟悉了音樂的旋律與節奏，也能自己舞動肢體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條鬆緊帶就讓他們玩出了許多花樣，孩子們在開放、接納的空間盡情伸展自己，個個臉上綻放了天真活潑的笑靨，我再度感受到音樂的魅力。

後來因為一場小車禍我離開學園，轉換了工作跑道，有整整六年的時間沒有再遇見大師，「音樂治療」這東西也逐漸從腦海褪去。直到隨外子遷回花蓮，再度投入啟智教育，我又再度見識到音樂像精靈般的神奇力量。讀高一的小欣123都認識不全，上課不進教室，哭鬧是她的本事。那天上課鐘響，我帶著教具走進教室，這位姑娘正隨著「小丸子」的主題歌渾然忘我的擺動肢體，節奏感之佳令我好羨慕。她看到我讚許的微笑，也露出靦腆的笑容關了錄音機坐下來。小欣的這一舞，解放了壓力，穩定了情緒，而最重要的是：她為“我們”的音樂治療活動拉開了序幕。

“我們”？沒錯，是「白癡」加上「傻瓜」的組合。

真是一位可愛的「傻瓜」！本來是要以

優厚的鐘點費禮聘她擔任音樂治療師的，沒想到中途變了卦，我只好厚著臉皮對她說：「姜老師，很抱歉，這筆經費只能買器材……」。她竟然很謙遜又很慷慨地說：「沒關係，如果你願意給我機會，我還是可以去試一試。」就這樣，她著手設計課程，我負責招兵（學生）買馬（樂器）。

來自小學部六個班的十二位學生，有的極重度、有的情緒障礙、有的自閉，很熱鬧，也很安靜——一半以上沒有口語能力。幸好有幾位老師願意犧牲空堂休息時間支援教學，充裕的人力足夠帶動孩子們學習。姜老師巧妙地用布偶來吸引孩子的目光，和孩子玩遊戲，起初退縮膽怯的孩子後來也都躍躍欲試。有一位自閉症的孩子從被動、需要完全協助到會主動模仿，而且樂在其中；外子帶來他在家教育的學生阿蘭參加音樂治療，音樂一響，阿蘭恍如被啟動一般，隨著旋律搖晃著身體，但當我們打著手響板，讓手響板高高低低上下樓梯的時候，她就蜷曲在角落，我帶手響板過去跟她玩，她不理我，只好輕輕放在她跟前，暗自期待她會拿起來玩一玩。約莫過了五分鐘吧，她竟然悄悄移到楊老師的身邊，在老師的手上打著拍子。我想，音樂是她遺落多年的鑰匙，如今她找到了。

學期末，學校為我們預留音樂治療的鐘點費，雖然一堂課只有二、三百元，但給我們很大的肯定與鼓勵。第二個學期，又加入了國中部學生，我告訴導師：我們歡迎低功能的孩子，更歡迎老師來當義工。就這樣十五個孩子加上四位義工玩起音樂的遊

戲。過動的阿明喜歡逗弄同學，進行到一半的活動經常被他打斷，幸好有導師“服侍在側”，爭氣的他也逐漸進入狀況，會專注聽故事、會一起活動。阿綱喜歡音樂，敲擊樂器有模有樣，但是他也像脫韁的野馬，東跑跑西跳跳，抓都抓不住。有一回人手不夠，我請阿綱留在教室上課，沒想到他前腳跟著我的後腳進治療室，而且一整節課乖得像個小紳士，令人有點感動。您相信嗎？從此以後，他上音樂治療課中規中矩，熟練地敲擊音磚、拍打手響板、手搖鈴，完全沉浸在音樂活動中！

有個孩子的進步，讓我忍不住要和全世界的人分享。念國三的小裕資質不差，但是沒有學習動機，上什麼課都無精打采（只有體育課生龍活虎）。每次一踏進治療室就坐在門口的按摩椅上，大塊頭的他任誰也拉不動，我靈機一動，出了一道選擇題：「你看，每個同學都是坐在地板上圍成圓圈，沒有人坐在椅子上。你要坐在地板上參加音樂治療，還是要回班上上課？」每一次他都乖乖挪到地板上，選擇圓圈外的一個位置坐下來，頭低低的，不吵不鬧也不參加任何活動，樂器放在跟前他視若無睹，什麼增強物都吸引不了他，好像雕像一般不參與就是不參與。有一次我忍不住，很想把他換下來，讓別的同學加入，沒想到念頭才動，他的身體就配合著音樂的節奏搖晃著，很專注很自得。爲了這一丁點的進步，我把他留了下來，但是這以後，他又不動了。一直到學期結束前兩週，姜老師想：山不轉，我轉。很天才的以小裕爲圓心，大家

圍著他講故事、玩遊戲、敲擊樂器，這一來他不想學也很難。到了下課鐘響他竟然伸出手和我們圍成圈唱再會歌。是大夥對他有形的“包容”讓他也願意用行動來“接納”我們？我好期待下個星期五的來臨！

是這學期的最後一次音樂課，也是關鍵性的一天，如果小裕依然甘願做雕像，下學期就要跟他說“拜拜”。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，只能順其自然。果然，他還是不改習性，一進門就往按摩椅坐，我照例讓他選擇，他也照例選擇治療室的地板，但是這回他坐在圓圈上的一點，和阿綱坐一起，我不敢露出太多驚喜的表情，怕把他嚇走了。一整堂課，他從頭到尾配合著，很準確地拍著手響板、敲響三角鐵，熟練的動作、愉悅的神情，你很難想像他是那位拒絕學習的小子。難道低頭的雕像也在暗中學習？還是他天賦異稟，是天生的音樂大師？

我曾經耐心等待種子發芽，伸出嫩葉，長成幼苗；也曾經耐心守候黎明，迎接曙光乍現的耀眼光華；現在，我學習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長。「給他機會，耐心等待！」是音樂大師教給我的功課，我願意用心學習，因爲它的果實甜美長駐心頭！（國立花蓮啓智學校教師兼總務主任 林秀玲）

